

「活化」让老建筑华丽变身

曾繁娟

香港北角油街12号，由一座红砖白墙的二级历史建筑成功“变身”而来的“油街实现”艺术空间近日揭幕，成为香港一个视觉艺术新地标。

“油街实现”是粤语油街12号的谐音，也是这座百年老建筑的新名字。作为港英时期的皇家游艇会所旧址，如今在香港特区政府主导下华丽转身。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艺术推广办事处总馆长刘凤霞说，改造尽量保留了历史建筑原貌，又注重带给观者全新感受，希望任何人都能在此自由交流。

近年来，香港越来越多的老建筑在各界推动下得以保存并焕发新生命。

香港历史建筑被分为三个级别，一级为具特别重要价值，须尽一切努力予以保存，可以考虑予以法定保护地位；二级为具特别价值，须有选择性地予以保存；三级为具若干价值，并宜予以某种形式予以保存，如保存不可行则考虑其他方法。2007年1月，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首次公布香港历史建筑的部分清单，总数达496项。分别有一级历史建筑117幢，二级185幢，三级194幢。2007年之后的几年，当局又陆续评估了200余栋建筑。



香港老建筑一景

2013年一季度，再评出一级历史建筑6幢，二级3幢，三级4幢。

对于古建保护的原则，特区政府在政策制定之初便提出了“活化”的概念。特区政府官员林郑月娥说，“活化”就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的生命、新的用途。强调以创新的方法予以善用，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。

2008年出台的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”至今推出三期，已活化16个项目。其中包括一级历史建筑雷生春活化为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保健中心，荔枝角医院活化为饶宗颐文化馆。对私人产权文物建筑，特区政府则制订了“维修资助计划”。

袖珍之地、发展不过百多年的香港，时下已是文建保护区的取经之所。

林郑月娥认为，政府必须重视文物历史和民众要求。“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维持城市发展和文物保育的平衡。”她说，在制定和落实建筑文物保育政策时，要兼顾几个重要因素：首先是公众的利益；其次是尊重私人产权；再者要考虑政府财政负担。

故影寻踪



台北的地标建筑，向来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是高耸入云的101大楼，有人说是意涵丰富的中正纪念堂，有人说是古色古香的圆山饭店。其实，不动声色而韵味悠长的台北老街，似乎更应该投上一票。

最不寻常旧巷陌

本报记者 任成琦

那一条条隐藏在光鲜亮丽台北城里的老街巷，历史可能有数百年，但长度往往也仅有数百米而已。平日穿行其间，就像翻阅着一本厚厚的新书，突然发现里面夹带着几张早已发黄的老照片——剥皮寮街道蜿蜒两侧的，多是一二层高的砖木结构房屋，红砖映衬黑瓦和深褐的木门、木窗，显得古意盎然；贵德街，乍见这条街时，会以为只是一条后街小巷，很难想象，100多年前它是台北最早的洋楼街；而迪化街是台北保存最完整的一条老街，走进它，依然能见到一幢幢相连的老楼，多是两三层，不少还保存着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装饰。

昔日的繁华记忆

沉寂已久的剥皮寮老街，因为电影《艋舺》的拍摄而重新为人熟知。事实上，人们早已把这里当成寻找记忆的怀旧之所。

“茶馆、表店、私塾、米铺、浴室、理发店、日式旅馆……这里什么都有。”谈起剥皮寮往日的繁华，91岁的老住户陈金春向记者叙述道，随后指着一栋老建筑喃喃自语：“我常到这家长寿号茶坊喝茶……”陈金春身边，长寿号后人陈碧云女士也回到了昔日的记忆：“这房子是阿公自己盖的，我们家族在这里生活很久，我整个童年都在这里。”

同样留有童年记忆的，还有写《台北老街》一书的文史专家庄永明。出生在大稻埕建昌街的他，念念不忘小时候曾在骑楼里踩在厚积如毯的茉莉花（熏茶用）上跑，也曾攀着“叠成一座座城堡”的茶箱爬。

大稻埕的发展，和茶紧密相连。1891年，才20岁的当地茶商陈天来创立“锦记茶行”，把握住当时台湾茶叶外销的黄金时代，成功开拓南洋市场而成为巨富。位于贵德街73号的陈天来故居建于1920年，当时陈天来聘请福建师傅，模仿厦门一带中西合璧的风格，采用欧式的古立柱及大拱廊、泥塑的雕饰、拱窗，两侧搭配凸窗塔楼，整个洋风格局华丽气派。

和贵德街相邻不远，如今的迪化街同样远离了现代的繁华喧嚣，这里那些传统的佛具店、绣庄、青草药店、糕饼店依然执著地生存着。每到传统节日，台北人还会特意到这里置办货物，只有此时，迪化街才又重现昔日的盛景。

老房子背后的人与事

除了茶以外，大稻埕丰富的文化与生活形态，也是台北之最。贵德街附近的西宁北路86巷，巷里有一排不起眼的旧屋。如今其他屋子外壁都已改贴磁砖，唯独4号门的二层楼房仍维持原貌，陈旧的红砖及木窗，更显得落寞寂

寥。这屋子是李临秋故居。

李临秋是日据时代台湾歌谣《望春风》的词作者。1933年李临秋创作这首歌时，才25岁。根据晚年的回忆，他的灵感来自《西厢记》里的诗句：“隔墙花影动，疑似玉人来。”《望春风》字面上是描写少女们情窦初开，心动又羞涩的情怀。后来，被引伸为描摹了当时台湾社会民智渐开、民意渐新的微妙心态。几年前，台北市政府与《联合报》共同举办“歌谣百年台湾”与“百年十大金曲”活动，《望春风》被民众票选为第一名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现代柳永不经意的一曲吟哦，就唱出了市井黎庶近百年的心声。

除了李临秋，在当地老街留下痕迹的还有清末台北首富李春生，辩士（早期台湾默片时代，在电影院里为观众讲解剧情的人）詹天马、义贼廖添丁等等……其实每一栋房子的背后，都藏着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故事，无论是姓陈、姓李、姓林、姓辜、姓周或姓黄；家族或显赫，或卑微；故事或可歌可泣，或平淡如水。

谁忍心让其消亡呢？

“大稻埕，一个多么亲切的乡土地名，可惜被历史淹没了，被人们遗忘了，现在台北的青年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地名。”庄永明慨叹不已。大稻埕和艋舺，这两个不同的历

史聚落盛衰相继，先后发展出剥皮寮、贵德街和迪化街等不同的街道文化，也构筑出今天台北市的原型。而今天的台北人，更为熟悉的是台北信义商圈，是101大楼、新光三越和威秀影城。

也是，走出老街，迎面而来的就是高楼大厦、巨幅广告、绵延的车流、繁忙的立交桥等现代都市元素，让人恍如隔世。风水轮流转，庄永明怀旧之余，只能哀婉地将迪化街形容为“台北的残梦”，而称贵德街为“没落的贵族”。

在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，老街也都曾面临惨遭拆迁的命运。由于剥皮寮老街紧挨着老松小学，台北市政府早就将其列为校舍预定地，但在市民的文保意识逐渐高涨后只得作罢。“倘若当年政府行动效率快速，上世纪70年代就征地进行拆除，改建为老松小学校舍，则老街早就烟消云散了。”一位参与剥皮寮老街保护抗争的当事人心有余悸地说。而1978年当局曾以迪化街建筑陈旧杂乱为由，主张拆除重建并拓宽街道，由于业主的抗议，拓宽令无法执行，至1996年终于定案维持原状，使这条台北老街的原始风貌得以保留。

有人说，时光能留痕之处并不多，而台北的老街保住了一些老建筑。虽然它们多数都已处在风烛残年中，毕竟幢幢都是历史见证物，它能够矗立便是一种幸事。这种“历史教材”是独一无二的，不能再生，谁忍心让其消亡呢？

“中国工合”75岁了

连天

我国历史最久的工业经济社团—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，今年迎来75周年华诞，将举办系列活动，以发扬工合文化，创新工合事业。

“中国工合”由著名国际友人路易·艾黎、埃德加·斯诺夫妇及爱国民主人士发起，国共两党高层要员参与组建和领导，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。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、宋美龄、孔祥熙、宋子文等，共产党方面的董必武、林伯渠、邓颖超以及宋庆龄、胡愈之、沙千里、朱学范、沈钧儒、黄炎培、邵力子、张治中等都曾担任领导职务。“中国工合”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晶。毛泽东在延安曾说：“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，八路军和我本人，表示极大赞赏和热情欢迎。”中国工合在敌后通过积极组织工业生产，在海外广泛争取国际援助，被誉为“后方经济堡垒”，贡献卓著。

1983年，经万里、姚依林、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批准，正式恢复工合组织活动。30年来，中国工合本着“团结合作一起干”的宗旨，会员队伍不断壮大，自身服务能力不断提高，正在走出一条以合作经济为基础，跨地区、跨行业的合作发展之路。中国工合还积极搭建海内外合作交流平台，引导企业创新发展，组织会员参与发展农工商合作，创办培黎大学，在探索所有制改革、发展经济、扩大就业上多有建树。近年，中国工合成功组团赴台考察，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士江丙坤、蒋孝严等，连战为中国工合题词“嘉惠工商”。



抓拍台湾

每年樱花盛开之时，台北阳明山游人如织。

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

独门技艺遭遇后继乏人

香港“飘色巡游”如何传下去？

汇文

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港长洲太平清醮近日举行。除了有名的攀爬竞技活动——抢包山之外，少不了飘色巡游。飘色巡游，简称飘色。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，清政府一度禁止粤剧，于是广东省广州沙湾居民就以戏曲人物的造型巡游而不唱戏，当时此活动又被称赛色。其后此活动流传到佛山，于每年秋收后举行作为庆祝。之后，再流传到香港长洲，并入长洲太平清醮成为表演项目。在这个表演项目中，小孩被支架撑着，扮演中国历史人物、古典小说中的人物甚至香港政府的官员在街上巡游演出。

后继无人，日渐式微

每年飘色巡游吸引了大批香港本地及海外游客，当中最令人赞叹的，是只用数根支架，就能将飘色小童承托的技术，可惜因为后继无人，这工艺已日渐式微。

惠海陆同乡会荣誉会长黄成就表示，为了生计，过往制飘色支架的师傅平日会制作渔具，但现时行业不复当年辉煌，所以欠缺新血入行。为了将传统工艺传承下去，今年退休的黄成就当义工，包括到长洲的中学传授支架制作技艺，希望能培育下一代继承人。

当年黄成就的曾祖父黄胜利开办了“黄胜利打铁铺”，负责制造承托孩童的飘色支架，代代相传。明年已届70岁的黄成就表示，这个行业无法维持生计，是欠缺新人的主因。黄成就退休后，长洲就再无制作飘色支架的师傅。他说，将来太平清醮的巡游只能使用旧支架，甚至几十年后，支架损坏了，就再无飘色巡游。

争做“色芯” 盛况不再

除了飘色支架师傅后继无人，飘色另一个主角“色芯”同样难求。

惠海陆同乡会主席邝世来表示，以前家长是自荐自己的小朋友做“色芯”，同乡会就像选美一样挑选，能够选上自己的孩子成为“色芯”，家长会感到非常光荣，但现在已经由“人找我”变成“我找人”，又或者直接找相熟朋友的小孩作为“色芯”。

第一次参加巡游，3岁半的黄悦怡是今年的“色芯”，她7岁的姐姐黄晞怡在之前3年也曾担任“色芯”。她的母亲表示，当初是大女儿主动提出想玩飘色，一玩就玩了3年，今年大女儿因身高超标无法参加，眼见小女儿受到姐姐影响，对飘色同样感兴趣，所以也同意让悦怡参加今年的巡游。黄太太又指，不觉得飘色有危险，最重要女儿玩得开心就够。

希望政府拨款相助

黄成就退休后，会义务到长洲的中学向学生传授制作支架的技术，希望有年轻人对此感兴趣。但他坦言，就算师傅肯教，徒弟肯学，还需政府支持。黄成就认为，政府应拨款开班，让这门手艺传承下去。

邝世来表示，现时香港的出生率不断下跌，要寻找适合的小朋友作“色芯”愈来愈困难。他又指，现时很多家长过分溺爱子女，担心子女站在飘色支架上有危险，加上日晒雨淋，也要过得父母这关，“太平清醮飘色巡游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出现过意外，天气太热又会有人为小朋友扇凉，所以家长不必太担心，小朋友在参与飘色巡游后，会变得更有胆量，亦能增加见识。”